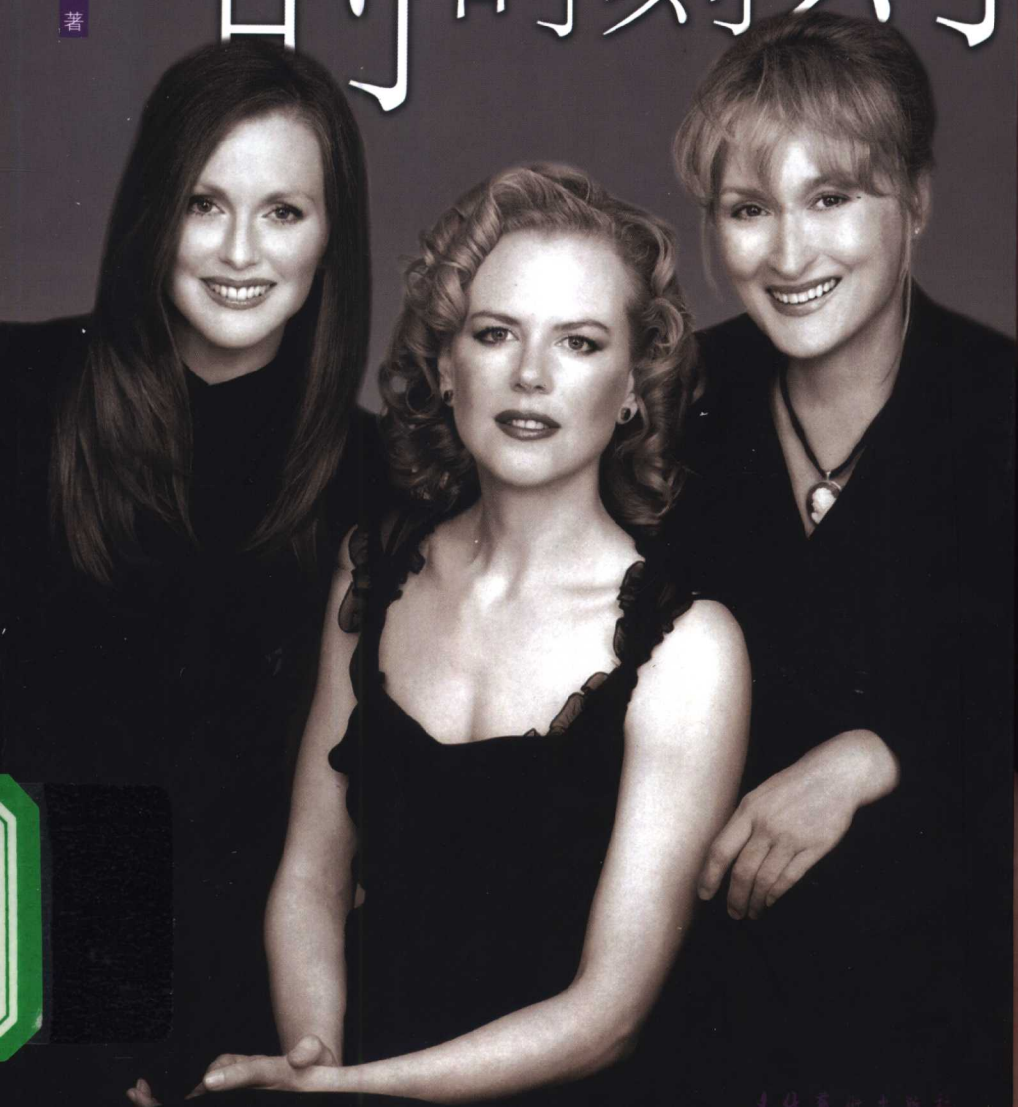


「英」维吉尼亚·伍尔夫 著

Mrs. Dalloway 时时刻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0110176
Mrs. Dallo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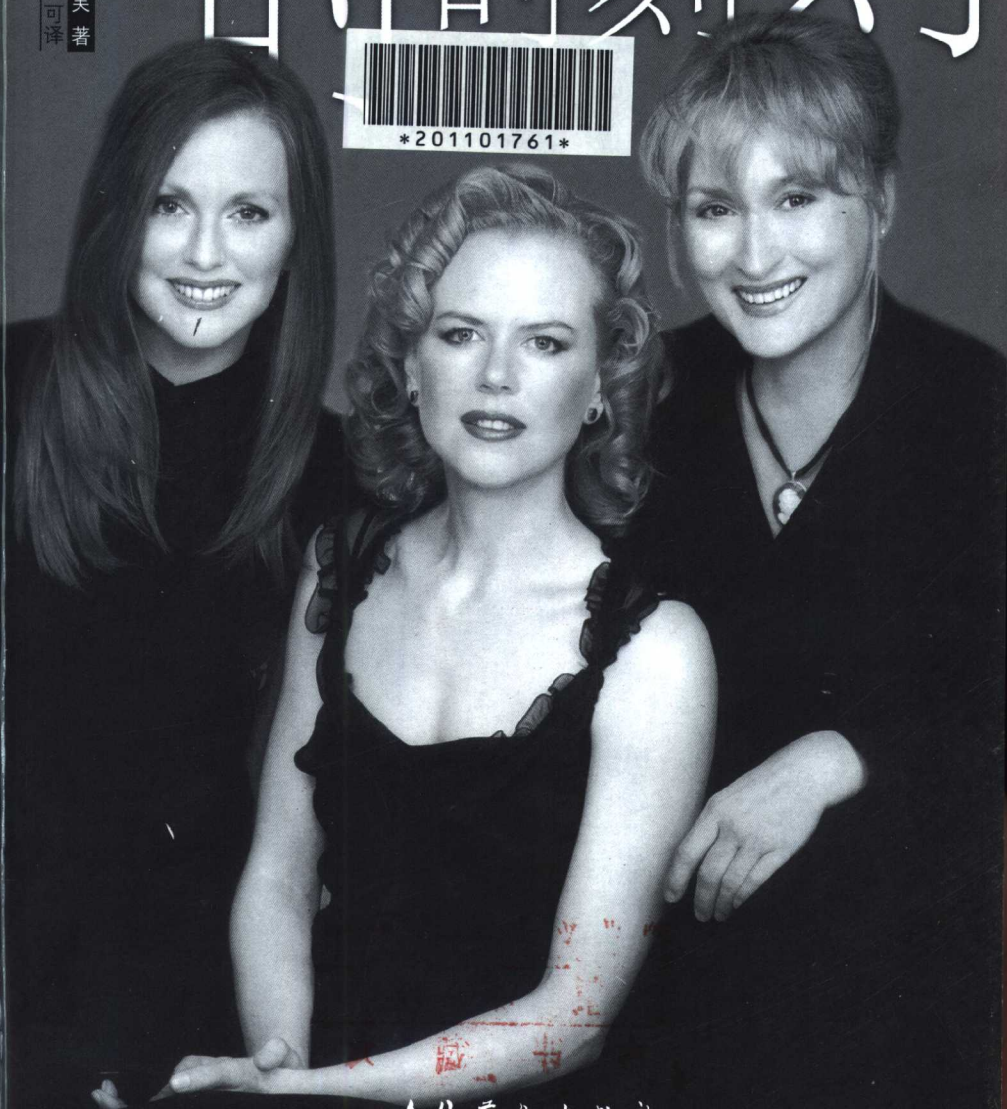
时时刻刻



201101761

[英] 维吉尼亚·伍尔夫 著

崔人元 秦可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时刻刻/[英]伍尔芙著;崔人元,秦可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3

ISBN 7-5039-2332-6

I.时... II.①伍... ②崔... ③秦...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318 号

时 时 刻 刻

著 者 [英]维吉尼亚·伍尔芙

译 者 崔人元 秦可

责任编辑 李世跃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 @ 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190 千字

印 数 1—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332-6/I·1065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绝代风华——维吉尼亚·伍尔芙

世上的美有两种：一种令人笑，一种令人疼，二者都能撕裂人们的心。

——维吉尼亚·伍尔芙

维吉尼亚·伍尔芙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书香名门。她的父亲斯蒂芬爵士(1832—1904)是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剑桥大学的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学者和传记家。维吉尼亚的父亲最初娶著名小说家萨克雷的小女儿哈丽特为妻，后者续弦娶了朱莉亚·达克沃斯，生了维吉尼亚、姐姐范尼萨及两个兄弟。父亲囿于当时英国上层社会重男轻女的偏见，只把维吉尼亚两个兄弟送到公立学校读书，然后让他们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把维吉尼亚姊妹二人留在家里由父母教读。这件事对维吉尼亚刺激很大，由此滋生出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

维吉尼亚家经济和文化条件优越，有良好的自学条件。她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关于拉丁文、法文、历史、数学等等的知识后，就在他父亲藏书丰富的书房里自由自在地广泛阅读。维吉尼亚回忆父亲

对她的教育：“要从自己的爱好出发去读自己所喜爱的书，千万不要假装赞赏自己所不喜爱的书。——这是他关于阅读艺术的惟一教导。要用尽可能少的词句、尽可能清晰地、确切地写出自己的意思——这是他关于写作艺术的惟一教导。”维吉尼亚天分很高，又勤奋用功，父亲和当时许多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有来往，使她从小耳濡目染，眼界不凡。

后来，维吉尼亚家移居到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约从1906年起，维吉尼亚的兄弟在剑桥结识的朋友们不断来家聚会，逐渐形成一个文艺和学术中心，人称“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包括当时文化界的大批精英，像小说家爱摩福斯特、伊丽莎白波温、奥赫胥黎、K. 曼殊菲尔得、詹乔伊斯，诗人托斯艾略特，传记作家里顿斯特里奇，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美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赖伊，画家格兰特和维吉尼亚的姐姐范尼萨，雕塑家托姆林，数学家兼文学家和哲学家伯罗素，汉学家和唐诗译者 A. 韦利等人。

1912年，维吉尼亚与常来的剑桥大学毕业的青年学者伦纳德·伍尔夫结婚。伦纳德善良忠诚，对妻子体贴入微，尽一切力量鼓励支持她的创作活动。第二次大战爆发后，希特勒法西斯势力威胁到英国。1940年，维吉尼亚夫妇在伦敦的住宅被德国



飞机炸毁。夫妇俩商量好,如果英国战败,俩人即相携自尽,免受法西斯统治之辱。维吉尼亚去世后,伦纳德还一直勤勤恳恳整理出版她的遗著。

维吉尼亚身体一直不好,1895年母亲去世,维吉尼亚的精神病第一次发作。1904年父亲去世,她的精神病再次发作,并且在痛苦中曾企图自杀。结婚后,维吉尼亚的精神病又大发作一次,并又试图自杀。伦纳德买了架印刷机,为妻子调剂精神、稳定情绪,二人尝试着印了两本小书,印出后还赚了一点儿钱。于是,夫妇俩于1917年开办了个出版社。1941年,维吉尼亚在乡间修道院附近的住所里写完了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便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病的痛苦之中,由于深恐精神完全错乱拖累丈夫,1941年5月28日早晨,她独自出走,在衣袋里装满石头自沉河底,结束了生命,享年59岁。她的遗书这样写道:

最亲爱的:

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那种可怕的时刻。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再痊愈。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你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到了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

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无力再奋斗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在糟蹋你的生命;没有我,你才能工作。我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你看,我连这张字条也写不好。我也不能看书。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地善良。这一点,我要说——人人也都知道。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生命。

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

——维吉尼亚·伍尔芙



达路维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儿。

因为要露茜干的活儿已经安排好了。要把门从合页上弄下来；拉蒙普梅耶公司派的人快来了。克娜丽莎·达路维心想：多美的早晨啊——清新得似乎是专为孩子们在海滩上玩而准备的。

真有意思！好爽！恰如从前在包儿屯的时候，她猛地推开落地长窗，合页轻轻一响——现在耳边还仿佛有那种吱扭声——奔向户外，她总有这种感觉。那清晨的空气，好新鲜，好静谧，自然比这会儿的还要宁静；似浪花轻拍；似海波柔吻；清凉袭人而来，但（对于像她这样一个十八岁少女来说）又显得庄严肃穆；当时她站在开着的窗户前，感觉似乎要发生些什么可怕的事情；她看着花儿，望着白嘴鸦在烟雾缭绕的树木间上下翻飞；她静立在那儿凝视着，直到皮特·华尔什问道：“你在菜地里想什么心事呀？”——是这么说的吧？——“我比较喜欢人，不太喜欢花椰菜。”——是这么说的吧？他——皮特·华尔什肯定在一天早晨当她走向露台时说过。

他这些天就要从印度回来了，六月或七月吧，她记不清了，因为他写的信总是枯燥乏味得要命；他说的话倒是让人忘不了，还有他那眼睛，他那小折刀，他那微笑，和他那坏脾气，当千千万万往事已经彻底遗忘了——可真是奇怪啊！——关于花椰菜之类的话却还记得呢。

她在砌了边石的人行道上微微挺了挺身，等着杜特纳尔公司的送货车开过去，斯柯罗普·普维斯认为她是个可爱的、有魅力的女人（他了解她，正如住在威斯敏斯特区的一个人了解隔壁的邻居一样）；她有点像只小鸟儿，像只鹈鸟，蓝绿色的，轻盈，活泼，尽管她已五十岁出头了，而且自从生病以后就变得十分苍白。她站在那儿，根本没有看到他，她等着过马路，身子挺得笔直。

在威斯敏斯特区住了——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吧——克娜丽莎可以肯定，即使是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或者深夜梦醒之时，都会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寂静，或者肃穆；一种莫名其妙的停顿；一种在大笨钟^①敲响之前的提心吊胆的等待（但那可能是因为她的心脏，人们说，是受了流行感冒的影响）。听！钟声敲响了，起初是预报，音调悦耳如音乐，接着是报时，真是洪钟之声势不可挡；沉重的钟

① 大笨钟：英国议会大厦上的钟楼，为伦敦著名风景之一。



声一波波在空中消失。我们好愚蠢啊，她想着，边穿过维多利亚大街。只有天晓得，人为什么这样热爱生活，这样对待生活，在自己周围构建它，又把它推倒，时时刻刻新造些花样；即使那些邋邋遢遢的人，那些坐在街头台阶上的沮丧已极的人（酗酒使他们堕落）也这样看待生活；就是议会的法令对此也无能为力。她确实相信，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热爱生活。在人们眼中，在轻快的、沉重的、艰难进行的脚步中；在轰鸣和喧嚣声中；马车、汽车、公共汽车、货车、胸前背后挂着广告板牌一会儿蹒跚蹒跚一会儿大摇大摆的广告夫们；铜管乐队，手摇风琴；在胜利的欢呼声、铃儿的丁当声和飞过头顶上的飞机的奇怪的尖啸声中，有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此时此刻。

现在正是六月中旬。战争已经结束了，只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夫人那样的人除外，昨天晚上她在大使馆里悲痛欲绝，因为她的爱子战死了，如今那古老的庄园府第只有让侄儿继承了；还有贝克思伯拉夫人，大家说她在主持义卖市场的开张仪式时，手里还拿着她最心爱的儿子的阵亡通报；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谢天谢地——都结束了。眼下是六月了，国王和王后都在王宫里。尽管时间还有些早，却到处都已听得到跑马的嗒嗒蹄声，板球拍动的轻击声。勋爵板球场、阿斯科特赛马场、原来的

旅游名胜拉内拉哈和所有其它的场所，都被一片像织网般的朦胧轻柔的蓝灰色晨雾笼罩着，随着白天渐渐来临，雾网将会消散，欢娱场所的草坪和场地上将现出奔驰的赛马，蹄尖刚着地就又要跳腾起来。身手敏捷的小伙子，以及穿着透明薄纱衫的嬉笑的姑娘们，即使是在她们通宵达旦跳舞之后，现在也牵着毛茸茸的、稀奇古怪的宠物狗出来溜达溜达跑一阵儿；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些上了年纪的、有钱而谨慎的老妇人也已坐上私家汽车，急匆匆地去做她们那神秘秘的事情；店铺老板们则正在橱窗里忙乎着，把人造首饰和钻石、漂亮可爱的海绿色老式胸针安放在十八世纪样式的底座上，以吸引美国佬（可是她必须节约，不能随随便便为女儿伊丽莎白买东西）；不过，她自己也始终怀着可笑的激情热爱着这些珠宝，她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的祖上曾在几代乔治王的宫廷中当过大臣，她今天晚上也要举办宴会，戴金披银，珠光宝气，光彩炫目。然而，好奇怪，当她走进公园时，多么寂静啊！薄雾，嗡嗡声，悠然游动的欢乐的鸭子，长着喉袋的摇摇摆摆走路的水鸟，还有背朝着政府大楼迎面走来的人是谁呢？那得体地手拎一只印有皇家纹章的公文递送箱的人，是休·怀特布雷德，她的老朋友休——令人尊敬的休！

“早上好啊！克娜丽莎！”休煞有介事地招呼



道,其实他们从小就互相认识了。“你去哪儿啊?”

“我就喜欢在伦敦逛逛,”达路维夫人答道,“真的,这比在乡下散步好。”

他们一家刚到伦敦来——不幸的是——是来求医看病的。别人进城是看电影,进歌剧院,带女儿出来开开眼界,怀特布雷德一家却是来“求医问药”。已经无数次了,克娜丽莎到疗养院去看望伊芙琳·怀特布雷德。是伊芙琳又病了吗?伊芙琳身体很不好,休说着,边撅了撅嘴,挺了挺他那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身子(他的衣服总是穿得过分考究,也许是因为不得不如此,他在王宫里当差跑腿),暗示他的妻子有点内科毛病,但并不严重;作为老朋友,克娜丽莎当然不用他细细道来,心里就能明白。哦,当然啦,她确实领会他的意思,真是烦人的疾病;她心里涌出一种姐妹般的感情,可同时又奇怪地对自己头上戴的帽子感到不自在。难道清晨不适合戴帽子,是吗?因为休总是让她有这种感觉,他匆匆向前走去时,一本正经地抬了抬他的帽子,还要她相信她像个十八岁的姑娘,并保证他一定参加今晚她的宴会,伊芙琳坚决要他参加呢,只是他可能要迟到一会儿,因为他得带他的吉姆的一个儿子先去参加完宫里的晚会。——她老是觉得在休身边有些局促不安,像个女学生似的;不过她对他很有好感,因为跟他认识很久了,另外

她也确实觉得休自有他好的地方，虽然理查德差点被他气得发了疯；至于皮特·华尔什嘛，至今他对她喜欢休还耿耿于怀呢。

她还能记得在包儿屯的一幕幕往事——皮特怒发冲冠；休，当然在哪方面都不是皮特的对手，但也不像皮特说的那样完完全全是白痴，绝不是理发师用的木制假人头。他的老母亲要他别再打猎了或者带他去巴斯城^①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照办了，他确实不自私。至于皮特说他没心没肺、没脑子，只有英国绅士的做派和教养等等，那不过是她亲爱的皮特说的气头话。他会让人受不了，会让人觉得难以相处，但是在像这样的早晨和他一起散步却是件赏心乐事。

（六月催发得草木葳蕤，皮蒙里科区^②的母亲们在给孩子喂奶，电讯不断地从舰队街^③送往海军部，阿灵顿街和皮卡迪利大街热闹得似乎把公园里的空气都烘暖和了，树叶被托起来，又热又闪亮，飘浮在克娜丽莎热爱的、活力充沛的气浪之上，去跳舞吧，去骑马吧，她深爱这一切。）

就好像分别了几百年了，她和皮特；她从来不

① 巴斯城：以温泉和古罗马式浴池闻名的一个英格兰城市。

② 皮蒙里科区：在伦敦东南部。

③ 舰队街：一条新闻媒体汇集的伦敦街道。



给他写信,而他写来的信又枯燥乏味得很,但是她突然会有这个念头,倘若他现在就和她在一起,他会说些啥呢?——有些日子,有些情景会使她平静地想起他,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怨恨,这也许是她关心别人的报应吧。有个晴好的早晨,他们回到圣詹姆斯公园^①中央——没错,是那样。然而,皮特——无论天气多么美好、花草树木多么葱郁、穿粉红衣服的小女孩多么可爱——皮特却一概视而不见,他会戴上眼镜,如果她让他戴上;他也会去看。他始终感兴趣的是世界的状况;瓦格纳^②,蒲伯^③的诗歌,永恒的人性,以及她本人心灵中的缺陷,他是怎样地责斥她啊!他们争论得多么激烈啊!他说她会嫁给一位首相,站在楼梯顶上迎接宾客;他说她是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她为此在卧室里大哭一场);他还说她具有成为完美主妇的所有素质。

因此,她会觉得自己仍在圣詹姆斯公园和他争论不休,仍在试图证明她没有嫁给皮特是对的——确确实实是对的,因为在婚姻中,对一天又一天朝夕相处于同一屋子的夫妻来说,必须留有一点儿独

① 圣詹姆斯公园:在伦敦市区,是伦敦的主要公园之一,距白金汉宫和圣詹姆斯宫很近。

② 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

③ 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

立、一点儿自由；这些，理查德给了她，她也给了理查德（比如说，今天早上他在哪儿？在什么委员会吗，她从来不问）。但是和皮特在一起就得什么都要相互知道，什么都得相互商量，而那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当两人的关系发展到在小花园喷泉边出现了那个场面时，她不得不和他分了手，否则会毁了他们，两个人都会完蛋。她对此确信无疑，虽然多年来她独自忍着这利箭穿心般的痛苦和悲伤；但后来在一次音乐会上有人告诉她说，他与在去印度的船上认识的一个女人结了婚。那一刻的震惊！她永生难忘那一切！冷酷、无情、假装正经，他责备她。她永远也无法理解他是多么呵护自己，而那些印度女人却似乎理解——那些愚蠢、漂亮、轻浮的笨蛋。可她在白白浪费自己的同情，因为他向她强调说他过得很幸福——非常幸福，尽管他从未做过一件他们曾经谈论的事情；他整个的一生是一个失败。这让她至今还很生气。

她来到了公园门口。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皮卡迪利大街上的公共汽车。

她现在不愿对世界上任何人说三道四了，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却又说不出地老迈，她像一把刀子刺穿每件事物，却又置身事外作旁观。她看着计程出租车时，总有一种远远地，远远地离开此地独自去海上的感觉；她总觉得，生活在这世上，哪怕是



一天,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倒不是因为她自认为有多聪明,或有多不同凡响。她真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凭丹尼丝小姐教给的那点点肤浅知识过了这么多年生活的。她什么也不懂: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历史;除了躺在床上看看回忆录,她现在几乎不读书了;不过对她来说,这眼前的都令她极为神往:一切的一切;过往的计程出租车。她不想谈论皮特,也不想谈论自己,我这样我那样的。

她的惟一天分是几乎能凭直觉就了解别人。她想着,一边继续走着。如果让她和某个人同处一室,她会像猫一样警觉地弓起背,或发出愉快的喵喵声,德文谢尔府、巴斯府,那座装饰着白色装鹦鹉的府邸,她都曾看见过它们灯火辉煌;她还记得赛尔维亚、弗雷德、萨莉·赛顿——那么多的人呢;还有通宵达旦地跳舞,还有驶向市场的运货马车缓缓经过;还有驱车穿过公园回家。她记得有一次将一枚一先令的硬币掷进了公园的蛇形湖里,但人人都记得住这种事;她喜欢的是此时此地面前的这一切,包括那个坐在出租马车里的胖女人。那么这真的重要吗?她问自己,在向邦德街走去的时候,她最终必定会长辞人间,这重要吗?所有这一切没有了她也必然会存在下去,她感到怨恨吗?或者是相信死亡会完全终结一切,她会感到一丝欣慰?然而,不知怎地在伦敦的大街上,经历了沧桑岁月,这

里那里，她幸存下来了，皮特幸存下来了，活在彼此的心中，她坚信自己属于家乡的一草一本，属于那座难看的、乱草丛生的破房子，也属于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她像一层薄雾，弥漫在她最熟悉的人们之间，他们就像树木用枝桠托起云雾那样高高地举起她，而她的生活、她自己，却伸展得是那样远。但是当她往哈查德书店的橱窗里看时，她在梦想什么呢？她试图追忆什么呢？在她读着打开的书页上的诗句时，心中出现的是怎样一种晓天白露的景象？

再不要害怕烈日炎炎，
也不要怕隆冬的酷寒。^①

最新经历的创伤使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男男女女们心中充满了泪水与悲哀，勇气与忍耐，还有一种傲然挺立和坚毅不屈的态度。比如说，想一想她最敬佩的那位女士，贝克思伯拉夫人，主持义卖市场开张的情景吧。

这里有乔罗克斯的《游览与欢宴》^②，有《浸过肥

① 这是莎士比亚戏剧《辛白林》中的一首挽歌。

② 《游览与欢宴》：本为英国体育记者罗·瑟迪思（1805—1864）为杂志写的伦敦人乔罗克斯的幽默故事，1838年结集出版。